

像繡
紅樓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 曹雪芹著. —影印本.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10
(绣像四部古典名著)
ISBN 7-80504-761-8

I. 红… II. 曹…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 影印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70551号

绣像四部古典名著
（四函四十册）
出版·发行·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印 刷 · 杭州富阳正大彩印有限公司
策 划 · 王 宏
编 · 侯万明 徐 勇
责 版 次 · 二〇〇 一年二月第一版
印 次 · 二〇〇 一年二月第一次
印 数 · 叁佰套

ISBN 7-80504-761-8

I · 164 定价: 5900.00 元

ISBN 7-80504-761-8



9 787805 047614 >

目 錄

- | | | |
|------|----------|----------|
| 第一回 |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
| 第二回 |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
| 第三回 |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
| 第四回 |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
| 第五回 | 游幻境指迷十二釵 |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
| 第六回 |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
| 第七回 | 送宮花賈連戲熙鳳 | 宴寧府寶玉會秦鐘 |
| 第八回 |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
| 第九回 |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
| 第十回 |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
| 第十五回 |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
| 第十二回 |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
| 第十三回 |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憚機	制燈迷賈政悲識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冢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劃薔薇及局外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里錯以錯勸哥哥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蘭蕙苑夜擬菊花題
-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攏翠庵 劉姥姥醉卧怡紅院
- 第四十二回 蘭蕙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余香
- 第四十三回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制風雨詞
-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五十回	蘆雪廣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制春燈謎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須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病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雲軒里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第六十二回	慙湘雲醉眠芍藥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 第六十七回 見士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誤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 第七十七回 俏丫環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閑征芻茲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贂迎春誤嫁中山狼
-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妒婦方
-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 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闥薛寶釵吞聲
-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 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升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 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閑情淑女解琴書
-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贊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掣卿絕粒
- 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寶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泄機關掣兒迷本性
-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痘神瑛淚灑相思地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簽驚異兆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侵

大觀園符水驅孽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鯁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觸前情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馳馬使彈劾平安州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第一百七回 散余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訛失人心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伙盜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第一百十三回 戲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愛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妒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子里哧了兩聲，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誰聞見香來着？若說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角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它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鷄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那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

一句未完，金桂的丫環名喚寶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兒說道：『要死，要死！你怎么真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么，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奶說那里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屬奶奶，何得換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

金桂笑道：『你雖說的是，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的名字，反不如你？你能來了幾日，就駁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奶有所不知，當日買了我來時，原是

老奶奶使喚的，故此姑娘起得名字。後來我自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況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

只因薛蟠天性是『得寵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環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布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了寶蟾，如今且舍出寶蟾去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了，我且乘他疏遠之時，便擺布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機而發。

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裝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誤，豁琅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够使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讒癟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么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蓋

臉，便趁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要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里，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么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奈，越發放大了膽。

至午后，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裏也知八九，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必在難分之際，便叫丫頭小舍兒過來。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舍兒，專作些粗笨的生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裏將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舍兒聽了，一徑尋着香菱說：『菱姑娘，奶奶的手帕子忘記在屋裏了。你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

香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聽了這話，忙往房裏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飛紅，忙轉身回避不迭。那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今見香菱撞來，故也略有些慚愧，還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今遇見了香菱，便恨無地縫兒可入，忙推開薛蟠，一徑跑了，口內還恨怨不迭，說他強奸力逼等語。

薛蟠好容易圈哄的要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興頭變作了一腔惡怒，都

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作什麼來撞尸游魂！』香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

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迹了，于是恨的只罵香菱。至晚飯后，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腳，便說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趕着香菱踢打了兩下。香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

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和寶蟾在香菱房中去成親，命香菱過來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里勞動伏侍，又罵說：『你那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人霸占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罷了。』

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去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叫捶腿，如是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概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這幾天，等我慢慢的擺布了來，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布香菱。

半月光景，忽又裝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請醫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香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的枕頭內抖出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

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并四肢骨節等處。于是衆人反亂起來，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

薛姨媽先忙手忙腳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里，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不成！雖有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裝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你三個多嫌我一個。』說着，一面痛哭起來。

薛蟠更被這一席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徑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說：『不問明白，你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侍了你這幾年，那一點不周到，不盡心？他豈肯如今作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着，怕薛蟠耳軟心活，便益發嚎啕大哭起來，一面又哭喊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占了去，不容他進我的房，唯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

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丫頭，被他說霸占了去，他自己反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作的，實是俗語說的『清官難斷家務事』，此事正是公婆難斷床幃事了。因此無法，只得賭氣喝罵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嘴霸占了丫頭，什么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一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下頭了。

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扯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么『拔出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頭也收在房里了。』薛姨媽聽說，氣的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這里說話，媳婦隔着窗子拌嘴。虧你是舊家人家的女兒！滿嘴里大呼小喊，說的是些什么！』

薛蟠急的跺腳說：『罷喲，罷喲！看人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作，二不休，越發發潑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話。』

了！再不然，留着他，就賣了我。誰還不知道你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什么？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作什么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的銀的也賠了，略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擣發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滾揉，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咳嗽嘆氣，抱怨說運氣不好。

當下薛姨媽早被薛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咱們家從來只知買人，并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下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使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淘氣，不如打發了他倒干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里，也如賣了一般。』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出去，情願跟着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罷了。

自此以後，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徑竟一心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本來怯弱，雖在薛蟠房中幾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并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千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診視服藥亦不效驗。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惟暗自垂淚，怨命而已。薛蟠雖曾仗着酒膽挺撞過兩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與他身子隨意叫打；這里持刀欲殺時，便伸與他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鬧了一陣